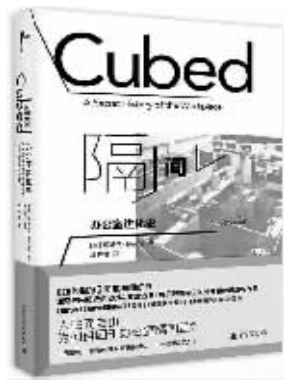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隔间中

有人说隔间是办公室职员上升的阶梯,也有人说隔间是禁锢人性的牢笼



2018年5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尼基尔·萨瓦尔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隔间之中——对于大多数办公室职员而言,把一生大把的美好年华消耗在写字楼的隔间里,可能是他们无从改变的宿命。有人说隔间是办公室职员上升的阶梯,也有人说隔间是禁锢人性的牢笼。隔间,或者说办公室,无疑是当代都市白领最为集中的场合。然而,尽管很多人身在其中,但真正了解隔间的人却并不多见。美国作家尼基尔·萨瓦尔的《隔间》是一部有关隔间的小书,隔间从何而来,隔间有着怎样的历史,隔间与办公室职员有着怎样的关系,隔间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均能在这本小书中找到出人意料的答案。

在萨瓦尔看来,办公室的起源应该是与文书工作的开端密切相关的,自从人类有了从事书写以及系统保存文件的能力,办公室便应运而生,只是那时尚没有办公室这个名称而已,而办公室的格局也是五花八门,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

模式,即便连一张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也并不稀奇。早期的办公室其实更应该被称为账房,办事员所从事的是一些与书写相关的工作,办事员非但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甚至还要身兼数职。办公室的真正兴起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出现了许许多多亟待填补的行政岗位,办事员开始越来越多,各个公私单位也不得不腾出大量的房间充当专门的办公室,作为办事员日常办公的场所。到十九世纪中期,办事员已经成为美国上升速度最快的群体。

在办公室蓬勃发展的之初,办事员迅速取代旧经济体系中的工匠和小农,一举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后劲十足的潜力股,而办公室,则被看作他们通往统治阶级的中转站。的确,办事员处境优越,前程远大,他们意气风发地来到办公室工作,各种关于资产阶级的美言,是他们努力进取的目标;各种关于稳步爬升的承诺,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期盼。今天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工作,说不定明天就登上人生的巅峰,另外还有一个难得的机遇,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老板未来的乘龙快婿——对于他们来说,在办公室工作不是负担,而是自由,是重回天堂之路。

不过,尽管办公室工作的确有着许多难以尽述的优势,但它同样因其一成不变的工作方式、以及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政治而饱受诟病。从人类进入办公室的第一天起,办公室就被那些喜欢热嘲冷讽的人们描绘成一个令人窒息的盒子,而聚居在这个盒子中的办事员,则更像是一群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病快子。更令人反感的是他们自以为为、矫揉造作的做派,以及他们虚伪、贪婪、狡猾的处事方式,他们时刻迎合老板的情绪,讨好

奉承到奴颜婢膝的地步,而他们对待同事则是彼此嫉恨、相互拆台,通过打压对方来博取上位。另外,他们还出入各种“淫乐场所”,在妓院和酒吧里挥霍人生,把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

女职员进入职场,是办公室进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办公室建立伊始是排斥女性加入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乡村需要更多的劳力,家庭式农场为女性提供了充足的工作,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家庭作坊,女人们变得无所事事,去城里办公室工作就成为她们无法拒绝的选择。尤其让老板们喜出望外的是,女人拿着900美元的年薪,却比她们拿着双倍年薪的男性同事干更多的活,完成得更为出色。而女性的加入也使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魅惑的气氛,办公室恋情越来越多,性骚扰与性交易随之增加,但无论如何,办公室毕竟为女性提供了机遇,让世间的男男女女有机会相遇——即便是以不平等的身份相遇,也远远好过与外界隔绝的家庭世界。

办公室历史上发生的另外一些大事,则是与科技的发明与进步分不开的——1860年,钢铁框架使建筑可以盖得更高;1870年,液压电梯进一步助长了楼高;1874年,打字机问世;1876年,电话诞生……这些变革直接促成了现代办公室核心的形成。办公室究竟孰优孰劣,目前仍无定论,但我们毕竟从中看到了美国商业世界的成熟,看到了人类为摆脱枷锁而付出的努力——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萨瓦尔的《隔间》并不局限于办公室的历史,他其实是借办公室提醒我们反思工作的方式和意义,如何在尺方的隔间内开拓自己的天地,活出更加自由的人生。

王淼

存史情深真切文

42篇文章追忆南大人与事,堪可用情深、情切、存史这六个字来概括



2018年5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徐有富
《南大往事》

学林往事,往往会成为人们至少是部分群体关注的话题。其间原因,既有薪火相传克绍其裘的意味在,也往往有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喟在。《南大往事》是徐有富先生关于母校南大人与事的42篇文章的合集,大致被分为三辑,细读每一篇文章,堪可用情深、情切、存史这六个字来概括。

不要说在南京大学读过,即使是在南京这座城市读书,又有多少人不知道六朝松与懿蒙楼,没有听说过李瑞清与吴梅啊。但是要把这些似乎已经久远的教授名流的行状点滴说得条理分明要言不繁,大概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了。徐有富认真梳理,不惮繁难,用了四篇文章,来展示吴梅先生的迷人风采,持之有故,言必有据;鸡鸣寺的懿蒙楼,都说是张之洞为纪念杨锐而建,但张之洞与杨锐究竟有何交情,许多文章大多是语焉未详,徐有富先生的《风雨懿蒙楼》基本上把它考辨清楚了;梅庵道人李瑞清,多听人言,但往往也是似是而非,以讹传讹,《李瑞清遗事》一文查阅了大量资料,纠正了不少讹误,颇有点正本清源的意味呢。《大教育家柳诒徵》《读〈聊斋诗稿〉》钩沉出柳诒徵这位大文人的卓越贡献,而关于朱希祖朱偁父子,虽然是短篇小文,但《聊斋诗稿》所遭逢的命运曲折,令人扼腕叹息。《关于〈方湖日记〉》也可作如是观,汪辟疆先生一生勤勉惨淡经营的日记,最终却只剩下残章碎片,苍天有眼,居然被武西山在莫愁路一家书店购得,不知道作家方方对其伯祖父如此侥幸存世的日记有无妥当的处理办法?世人多知匡亚明校长以教育家的胆魄聘请已经退休赋闲年逾花甲的程千帆先生来到南大,避免了程千帆先生后半生“老死空山”,但陈中凡先生向郭影秋力荐钱南扬,最终在南大大放异彩,也真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学林佳话呢。徐有富先生是程千帆先生的门生,《南大往事》中有六篇追述缅怀程千帆先生,都是史论兼具的好文章。

说过存史,再说情深。《南大往事》并不是津津有味于文人逸事,也不是不无疏离地回首流年,乐道文章,几乎都浸透着徐有富浓厚的情感。他写《胡小石与董莲枝》,胡小石先生与董莲枝的种种交往细节,很令人想起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也让人为一大文人与民间艺人之间的乱世纯情和交谊而感动。《文章知己患难夫妻》,读到沈祖棻写给自己的老师汪辟疆、汪东悲痛欲绝的书信:“与千帆结婚三载,未尝以患难贫贱为意”“如一旦睽离,情何以堪”;更有他夫妻两人在湖北武汉苦寒受尽凌辱沈祖棻的五言诗:“一灯风雨夜,两地岁寒时;伤别多因病,传书每论诗;水清终有待,头白誓相期;会向龙山见,归来莫很迟;再读两人热恋之时的《二月》《忍耐》新诗,让人鼻酸心热,热泪长流。

不少缅怀师友的文章,固然也能做到或存史,或情深,但要达到真切,不是有选择地粉饰,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地选择性记忆,并不容易。《南京往事》中的多篇文章,不仅有着强烈的存史意识,充沛的情谊款款,更有着真切磊落的特点。他写黄侃与汪辟疆的《关于〈元诗选〉的一段往事》,把两位学人爱书的真切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写到程千帆先生处理藏书落落大方通达澄明、珍藏闲章的意味无穷情感寄托,也是彰显出一代学人大家的真性情。叶子铭、黄景欣曾经的一时风光,侯镜昶离开南大后的猝然去世,吴永坤甘于做一副教授的淡泊名利,同学左普的往事历历,对胡若定把自己调回南大中文系的铭感难忘,对王兆衡解决自己家庭困难的念念不忘,更有自己曾经有过要改名徐无穷的小插曲,都是真切写来,毫无扭捏作态的敷衍空泛。

雷雨

传记摹写多面聂鲁达

他包容了我们人类所有的好,所有的坏,所有平庸和所有自相矛盾



2018年6月
浙江大学出版社
[英]亚当·费恩斯坦
《聂鲁达传》

巴勃罗·聂鲁达写过一部自传——《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聂鲁达自叙,“这部回忆录是不连贯的,有时甚至有所遗忘”,“里边陈列着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作品洋溢朦胧诗意的,仿佛罗兰·巴尔特描摹的秋天写作状态,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为之间转换不已。

《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是一部很出色的文学传记,但是,这部回忆录里那些“不连贯的”大片空白,“甚至有所遗忘”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

巴勃罗·聂鲁达在我国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种知名度牵连的符号意义,直接与聂鲁达的另一种身份,即智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并与左翼、战斗、进

步、反法西斯等20世纪盛行的政治词汇相联系。新中国成立后,聂鲁达曾经两次应邀访华,这种经历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接受与印象。《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强调政治事件里的作为,除了年少时光的青春萌动,几乎闭口不谈婚恋,着力打造伟岸的公众形象。然而,每个人大概都有双重人格。那么,公众视线之外的聂鲁达,到底是怎样的?私生活对他的创作,对他的政治理念有无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

亚当·费恩斯坦的《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是目前“英语界资料最翔实客观的聂鲁达传记”。主要围绕聂鲁达与三位妻子与众多情人的交往,突进诗人的私密世界,揭开传主英雄事迹和高贵品质形成的隐情,揭示聂鲁达的生死爱欲与政治狂热之间的微妙关系。这部传记很好地填补了聂鲁达自传里那些不连贯的、遗忘的部分,并且对自传惯有的一些夸饰、隐瞒与自我辩护进行了论证与分析。事涉名人隐私,写作必须保持公允,下作卑劣的猎奇向是不可取的。伍尔夫曾经强调传记中的事实当如大理石般不可动摇,艺术性地写作当使传记如彩虹般美丽夺目。费恩斯坦的这部传记,正是“大理石与彩虹”的组合。

爱情带来的灵感纷呈,贯穿了聂鲁达的一生。聂鲁达的早期情诗深受波德莱尔等法国诗人的影响,有点颓废,但清新明透。年轻诗人的身后埋葬着现代主义的灰烬,热烈澎湃的飓风般的一场场男欢女爱,让他的想象力行进在一条浪漫而又青春绝望的道路上。《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是脍炙人口的永恒诗作。情人如荧光,转瞬即逝,一息存于纸

缝间。最吸引聂鲁达的,在他的生命里烙下深重痕迹的那些女性,比如他的三位妻子,有个共同点,性格都很强势,却又包容、隐忍,以各自的方式宠他,她们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保姆、助理、护士、导师和经纪人。尤其一提,昵称“蚂蚁”的迪莉娅,比聂鲁达大二十岁,以丰厚资产解决了他的财务窘况和后顾之忧,以个人魅力扩大了他的交际圈,以经验和学识引领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她的被辜负,让人惋叹。她的坚毅,让人敬佩。

聂鲁达依然她们,爱过每一个,背叛了每一个。不愿在自传里谈及,或许出于内心有愧,或许是孩子气的逃避。费恩斯坦挖掘聂鲁达性格里的天真,这种天真只是唯我的、自私的、残忍的,面对糖果般的诱惑毫无抵抗力。这种诱惑,不只是性,还有拉美这块土地不断发酵的话语氛围。聂鲁达后期转向成为政治诗人,以诗歌来履行作为一个战士的使命,以流亡来对抗美洲的右翼政权。在“斯大林神话”破灭之后,聂鲁达意识到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盲目信任和过度抒情,随之而来的是觉醒的痛苦,他反对卡斯特罗的个人崇拜,表明了他在政治态度上的成熟。《疑问之书》这部晚年诗集,以纯粹的孩童语气追问天地万物,探问生而为人的意义,或许,在那一刻,聂鲁达回到了生命的原点。

“聂鲁达发展起如此多的生活面相和诗歌面相,以至于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提供了一种信息。他包容了我们人类所有的好,所有的坏,所有平庸和所有自相矛盾。”这部传记展示了这些所有。展示了一个人、一种人生,可能的、所有的面相。

林颐